

Nathan Englander

# 当我们谈论安妮·弗兰克时 我们谈论什么

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ANNE FRANK

[美国]内森·英格兰德 著 李天奇 译

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Nathan Englander

# 当我们谈论安妮·弗兰克时 我们谈论什么

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ANNE FRANK

[美国]内森·英格兰德 著 李天奇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我们谈论安妮·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/(美)英  
格兰德著;李天奇译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 
2014

ISBN 978-7-5321-5165-3

I. ①当… II. ①英… ②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  
说集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61341 号

Nathan Englander

### **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ANNE FRANK**

---

Copyright © Nathan Englander 2012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 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  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4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3-603

总策划:黄育海

责任编辑:秦静

选题策划:彭伦 仲召明

封面设计:张志全

当我们谈论安妮·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

[美]内森·英格兰德 著

李天奇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l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.25 字数 150,000

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165-3/I·4075 定价:25.00元



**SHORT CLASSICS**

短经典

## 短篇小说的物理

——“短经典”总序

王安忆

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，它们极具弹性，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。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，而在于内部的结构。作为叙事艺术，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，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。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，许是有周旋的余地，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，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？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。在这繁衍的过程中，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，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，也允许稍作旁骛，甚至停留。短篇却不成了，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，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。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，有什么可被省略，倘若如此，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，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。所以，并不是简化的方式，而是什么呢？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，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，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“优雅”与否为判别。“优雅”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？爱因斯坦的意见是：“尽可能地简单，但

却不能再行简化。”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。也因此，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，就是优雅。

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，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。那时候，还没有电力照明，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，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，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。即便是《天方夜谭》里的谢赫拉查达，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，可实际上，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。每晚，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看来，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，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，让人物入套，再解开扣，让套中物脱身。还可能，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，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？那时代里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，没有掩体可作迂回。

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。负责任的讲述者，比如法国莫泊桑，他的著名的《项链》，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，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，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，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。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，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。理由是充分的，但也不能太过拥簇，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，缺乏回味。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，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，可舒张自如，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。再比如法国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法国被占领，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，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。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，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。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，自有它们的道理。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，和精致

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？独具慧眼，从细部观望全局。也是天性所致，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，福楼拜的长篇，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，天衣无缝，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。普鲁斯特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，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，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，最终将光一揽收尽，达到饱和。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，切割面越多，收进光越多，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，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。

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，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，比如契诃夫的短篇。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，胸襟阔大，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，地理气候有关，森林、河流、田野、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，都是大块大块，重量级的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，也毫不轻薄，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，他的《小官吏之死》、《变色龙》、《套中人》，都是短小精悍之作，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。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，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，入木三分，由于聚焦过度，就有些变形，变得荒谬，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。还有柯罗连科，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，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，比如《怪女子》，在流放途中，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——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，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，在屠格涅夫《白净草原》中是篝火，普希金的《黑桃皇后》则是客厅里的壁炉，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，时间便也延长了，就靠讲故事来打发，而在《怪女子》里，是驿站里的火炉。一个短暂的邂逅，恰适合短篇小说，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，可超出事情本身，不停地伸展外延，直向茫

茫天地。还有蒲宁，《轻盈的呼吸》。在俄罗斯小说家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。一个少女，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，仅是些片鳞断爪，最后随风而去，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诚的心中，彼此慰藉。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，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。俄国人就是鼎力足，东西小，却压秤，如同陨石一般，速度加重力，直指人心。

要谈短篇小说，是绕不开欧·亨利的，他的故事，都是圆满的，似乎太过圆满，也就是太过负责任，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，满足是满足，终究缺乏回味。这就是美国人，新大陆的移民，根基有些浅，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，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“老娘土”，轻便灵巧，又可因地制宜。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，要将手艺活练好了，暗藏机巧，不露破绽。好比俗话说：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。欧·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，例如《麦琪的礼物》，例如《最后的常春藤叶子》，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，发几声叹息，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。多少年过去，到了卡佛，外乡人的村气脱净，已得教化，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，也暧昧多了，有些极简主义，又有些像谜，谜面的条件很有限，就是刁钻的谜语，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。是供阅读的故事，也是供诠释的故事，是故事的书面化，于是也就更接近“短篇小说”的概念。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，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，这责任在于，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，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。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，而不是读者。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，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，比如《为埃斯米而



作》，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，倘是在卡佛，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，然后转身而去，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。说的有些多了，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微妙。就算是多说，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。还是那句话，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，倘是中长篇，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，而短篇小说，邂逅就只是邂逅。困惑在于，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，只能做有限的事，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。也许是太耗心血了，所以他写得不多，简直不像职业作家，而是个玩票的。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，惟有职业性写作，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。

意大利的路伊吉·皮兰德娄，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。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，像卡尔维诺，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，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，看什么都是故事。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，点石成金，不论什么，一经传说，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。比如，皮兰德娄的《标本鸟》，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，决心与命运抗争，医药、营养、节欲、锻炼，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，要照民间传说，可以放心说出，“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”，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？再也想不到，他还有最后一搏，就是开枪自杀，最后掌握了命运！这就不是童话传说，而是短篇小说。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，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，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，事情就

继续在常态下进行。而于常态，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，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，可多少晦涩了。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，英国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，爱尔兰的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则是一个例外，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，供我们窥视，有些俄国人的气质。依我看，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，大约也因为此，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。

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，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，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，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。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，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，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。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，名叫《YO—YO》，写一对男女相遇，互相买春，头一日她买他，下一日他买她，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，等到最后，一张钱也不剩，买春便告罄结束。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《鲑鱼》的小说，小说以妻子给闺蜜写信，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，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，“他完全像鲑鱼那样，拼命地溯流而归……”浅田次郎的短篇《铁道员》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，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，他自述道是“发生在你身上……温柔的奇迹”，这也符合我的观念，短篇小说要有奇情，而“温柔的奇迹”真是一个好说法，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。相比较之下，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，简洁而多义，扼要而模糊，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，比如说著名的《聊斋志异》，都是好短篇，比如《王六郎》，一仙一俗，聚散离合，相识相知，是古代版的《断背山》，却不是

那么悲情，而是欣悦！简直令人觉着诡异，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，竟可以伸缩自如，缓急相宜，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，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！

现在，“短经典”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，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，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？

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

献给蕾切尔·E. 西尔弗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

经典文库

短经典·第一辑

《幻之光》

[日本]宫本辉 著 林青华 译

《绕颈之物》

[尼日利亚]奇玛曼达·恩戈兹·阿迪契 著 文敏 译

《幸福国的故事》

[美国]E.L. 多克托罗 著 朱世达 邹海仑 译

《海的沉默》

[法国]维尔高 著 祝一舒 李焕中 译

《俄罗斯套娃》

[阿根廷]比奥伊·卡萨雷斯 著 魏然 译

《时光匆匆老去》

[意大利]安东尼奥·塔布齐 著 沈萼梅 译

《突然，响起一阵敲门声》

[以色列]埃特加·凯雷特 著 楼武挺 译

《水银虫》

[日本]宋川湊人 著 詹嘉如 译

《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》

[阿尔及利亚]阿西娅·吉巴尔 著 黄旭颖 译

《吃鸟的女孩》

[阿根廷]萨曼塔·施维伯林 著 姚云青 译

短经典·第二辑

《巴卡卡伊大街》

[波兰]维托尔德·贡布罗维奇 著 杨德友 赵刚 等译

《一个自杀者的传说》

[美国]大卫·范恩 著 潘爱娟 译

《当我们谈论安妮·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》

[美国]内森·英格兰德 著 李天奇 译

《像你一样的男孩和女孩》

[美国]艾琳·凯尔 著 冷枫 译

《别人的房间，别样的景观》

[巴基斯坦]达尼亚尔·穆伊努丁 著 杨立新 冷杉 译

《夏屋，以后》

[德国]尤迪特·海尔曼 著 任国强 戴英杰 译

《闯入者》

[日本]安部公房 著 伏怡琳 译

《如果·爱》

[日本]津村记久子 著 安伊文 译

《哥哥回来了》

[韩国]金英夏 著 薛舟 著

《当“9”翻转归零》

[美国]大卫·班尼奥夫 著 有印良品 译

## 目录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当我们谈论安妮·弗兰克时我们谈<br>论什么 |
| 038 | 姐妹山                    |
| 080 | 我们是怎样为布鲁姆一家报了仇         |
| 104 | 窥视秀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20 | 关于我母亲的家族，我所了解的<br>一切   |
| 143 | 日落营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72 | 读者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93 | 送给年轻寡妇的免费水果            |

## 当我们谈论安妮·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

进了我家还没十分钟，马克就对以色列军事占领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。他和劳伦现在住在耶路撒冷，从那儿来的人都觉得自己有权利对这件事发表看法。

马克一副坚忍的表情，不停地点着头。“如果我们那儿也有你们南佛罗里达的这些东西……”他半途收了声。“就是嘛，”他说，又开始点头，“那我们可就高枕无忧了。”

“可是我们有的你们也都有啊，”我对他说，“不管是什么。阳光和棕榈树，犹太老头，柑橘，世上最差劲的司机。要说现在，”我说，“我们这儿的以色列人恐怕比你们还多。”黛比，我的老婆，把一只手搭到了我胳膊上。这是她的信号，意思是嫌我说话怪里怪气，或者不该打断别人，或者不该说这么私人的事，再要不然就是开的玩笑不合时宜。这动作就是对我的警告。这动作出现得如此频繁，我真奇怪她竟然还有放开我的时候。

“是啊，现在你们也什么都有了，”马克说，“包括恐怖分子。”

我看向劳伦。她是我老婆的朋友，是理应站出来主持大局的

人。但劳伦可没给她老公发出任何信号。她和马克二十年前跑到以色列，加入了犹太教底下的哈西德一派，在公开场合绝对不会触碰彼此。就算是为了救场也不行。就算是为了救火也不行。

“穆罕默德·阿塔<sup>①</sup>在‘九·一一’以前不就住在这里吗？”马克说，抬手在空中点来点去，“犹太人、犹太人、犹太人——阿塔。你们这儿的人怎么就没认出他来呢？”

“不是这儿，是城里另一头。”我说。

“我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就是你们有我们没的东西：城里另一头。道路上反向通行的对侧。无穷无尽的空间。”他伸手摸着我们厨房里的花岗岩台面，目光穿过起居室和餐厅，越过厨房的窗户，望着外面的游泳池。“这么大的房子，”他说，“只有一个儿子？你能想象得到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劳伦说。她转向我们，补充说明：“你们真该看看我们家，看看有十个孩子是什么样。”

“十个孩子，”我说，“如果是在美国，我们会让你上真人秀，帮你们找个更大的房子。”

拽我袖子的那只手又回来了。“照片呢，”黛比说，“让我看看你家的姑娘们。”劳伦进客房去拿她的手袋，我们都跟在后面。

“你能相信吗？”马克说，“十个女孩！”他说这话的口气

---

<sup>①</sup> 埃及恐怖分子，基地组织成员，‘九·一一’事件中数名劫机者的领袖，操纵美国航空十一号班机第一个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北楼。



让我头一次对这家伙有了点好感，觉得也许不该这么快就对他下结论。

•••

托 Facebook 网站和 Skype 软件的福，黛比和劳伦时隔多年又联系上了。她们从小就黏在一起，亲密无间地长大，学生时代总是同校，一起上过犹太女子中学和纽约皇后区的高中，毕业后又每天结伴坐地铁去曼哈顿中心站。她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，直到我娶了黛比，让她脱离教会。不久之后劳伦就遇到马克，两人一起去了圣地，从东正教徒变成了超东正教徒——我总觉得这名字像种经过重新包装的清洁剂：“超·东正教”，深层治愈能量，全新上市。结果他们的名字就改成了肖沙娜和耶鲁哈姆。黛比真这么叫。我可不会把这种名字念出来。

“你再喝点什么吧？”我提议道，“罐装可乐？”

“‘你’，哪个你？”马克说。

“你们俩，”我说，“我还有威士忌。威士忌也算符合教规，没错吧？”

“就算不是，我也能按教规净化它，很快就好。”他说，装得平易近人。然后他摘下头上那顶巨大的黑帽子，一屁股陷进了客房的沙发里。

劳伦拨开百叶窗望着外面的院子。“两个来自福利斯特·希尔斯高中的小女孩，”她说，“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们会成为母